國朝先正事略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岳襄勤公事畧 弟昇恪公鍾璜 子濬

公諱鍾琪字東美號容齋先世湯陰人宋忠武王飛二十一世孫十七世遷蘭州祖鎮邦字定寰移居臨洮其地逼近番夷數劫掠乃散財募士衛桑梓會多爾吉部入寇躬率五百人破之擒其酋由把總授守備擢都司吳三桂叛遣黨犯臨鞏獨以護糧軍五百殺賊千餘敗賊將李虎牙所向克捷累官紹興協副將大同鎮總兵加左都督父肅敏公昇龍字見之康熙十二年授永泰營千總時三桂反雲南陝甘將弁多通賊遊擊許忠臣

潛受僞劄數以言誘叛伴許之立遣人告變於靖逆將軍張勇密檄公相機擒縛夜伺其醉臥襲執之獲逆劄百餘紙遂斬忠臣十四年隨奮威將軍王進寶征蘭州叛賊賊毀浮橋扼黃河旅拒官軍以革囊濟敏肅奮勇登岸敗賊兵追至城下立雲梯先登礮傷左股卒復蘭州遷守備明年從大軍克臨洮平關隴累遷至九江副將擢登州總兵調鎮天津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噶爾丹　賜從征大臣及將校宴

上親酌以賜賞　御用緞疋　命督中路糧運請選精騎三百爲護衛從之幷　諭遇敵時副將以下有退怯違令者斬以徇凱旋予騎都尉世職　賜花翎擢四川提督　賜　御書仁愛

士伍額并鞍馬弓矢疏請將平定朔漠機宜宣付史館下所司知之三十七年與川撫于養志互訐養志坐欺罔擬斬敏肅罷職三十九年起原官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　賜御書楹聯及威信著閫扁額又書重闈錫類額

賜其母張太夫人四十九年瓦都瓦尾生倮跳梁遣將討平之俘馘甚衆招撫番民十萬九千二百戶有奇尋以病乞休且請人籍四川遂爲成都人五十二年歲　諭祭葬　賜謚敏肅子四人公其仲也生而駢脅日光炯炯四射魁奇沈雄寡言笑兒時好布石作陣進退羣兒頗有法母苗太夫人疾刲股以進敏肅命之躬猶忍痛發矢由需次同知改授松潘鎮遊擊累遷永

寗協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

上命皇十四子允禵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公征之公領兵六百爲先鋒討擒藍占巴等敗番兵三千人餘部落皆納款明年四月公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酋探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遏我軍公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勢難飛越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稟令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龍宗擒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驚以爲神兵自天而降相與制伏降無梗道者已而副將軍來會賊中有黑喇嘛者號萬人敵公以計手擒之遂下喇哩將鼓行入藏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諭

將屯兵待毋輕動公請於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此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強能檄令先驅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然之公即招撫公布未浹旬其頭目以兵二千至公請乘機疾進十日可抵西藏將軍猶豫未決欲集衆議公昌言曰事在必行何議爲某願噴此一腔血仰報 朝廷請以旦日行矣將軍壯其言遂進師公首先渡江抵藏大破賊巢生擒準噶爾內應喇嘛四百餘人降番兵七千餘人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六十年二月班師晉左都督擢四川提督 賞孔雀翎奉命剿郭羅克逆番破伏賊千餘連破四十六寨明年羊峝生番

爲邊患公勦平之以其地爲南坪營設兵置戍予騎都尉世職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甯撫遠大將軍年羹堯奏授參贊大臣飛檄行調公沿途相機勦撫有播下等番爲賊阻進者滅之有哈齊插漢等番爲賊擄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盜官馬踞大石山旅拒者擊殺之自松潘至西甯五千餘里烽煙肅清青海爲奪氣既見大將軍卽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於華里羅酋黨也華里有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寂無人聲公曰是有伏也遣騎撥之堡內賊果起公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公命健兒二十人密攜引火木梯從兩旁進而躬帥大隊仰攻戰方酣樓上煙起風大火

益烈賊爨爨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奪三嶺焚十七寨廬舍公兵止三千也還營大將軍曰已奉
旨命公統馬步兵萬有七千直擣青海期以四月草生時行公曰青海賊無慮十萬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駐牧定所賊若散而誘我反四面受敵非計也願假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初即發

大將軍以公言奏

世宗壯之二年正月加奮威將軍出塞抵喀喇烏蘇斬賊千餘尾追一晝夜擒台吉阿喇卜坦溫布等二百餘人乘勝前進路見野獸奔逸公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尋食疾馳果擒百餘自此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公渡河戰斬千餘人賊

竄而西追擊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爲言羅卜藏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木呼兒相距百六十里公拔營夜行黎明至其處賊尚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擒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而躬自窮追日三百里抵桑駱海紅柳蔽天目望不極乃班師當是時公以兵五千冒險深入往返未兩月降台吉三擒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有奇俘男女數萬口獲軍器駝馬甲帳無算俘獻京師

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錫公三等公世襲罔替 御製五言律詩二章以賜又 賜金扇一書 御製

七言詩導　賜黃帶仍　命率師二萬征莊浪衛諸番皆靑海餘孼也公出西甯分十一路進勦賊萃石堡城公聲東擊西夜遣死士攀蘿躡壁出其背擒斬五千有奇賊番悉平奏改莊浪爲定番縣　璽書褒美　命兼甘肅提督三年兼甘肅巡撫尋授川陝總督加太子少傅初四川雜谷金川沃日等土司爭界年嚢堯以舊屬金川之美同諸寨劃歸沃日致仇殺不已至是公奉　命詳勘仍以美同諸寨歸金川而別撥地歸沃日各土司悅服　詔獎其息事甯番　陛見將抵京　賜宴長新店召對　賜四團龍服甲第一區內監二人　命署河東鹽院加兵部尙書兼管陝西巡撫事川陝陋規病民悉罷之并奏開闢

中廢渠請緩川省征期以紓民力又請延安所屬州縣丁銀槩從下則減舊額萬二千兩有奇又請將陝甘兩省丁銀攤入地畝征收以雍正五年爲始著爲例會四川烏蒙土知府祿萬鍾叛擾雲南鎭雄土知府隴慶侯助逆公與滇督鄂爾泰會剿五年正月擒萬鍾慶侯其烏蒙鎭雄皆改土官爲流餘黨悉定再入覲 賜雙眼孔雀翎 御纂書五百函珍幣稱是晉少保命甘撫莽鵠立寫公像二一畱 內府一貽其家六年準噶爾不靖

上命大司馬查郎阿赴闕中築壇拜公爲甯遠大將軍征西路命公子山東巡撫濬親送出塞七年五月出師抵巴爾庫爾賊

逃公築東西二城爲蓄糧屯兵計八年夏

上召公籌議軍務公交印於提督紀成斌身自入都賊伺公行

入劫駝馬紀葸縮不救

上命公還軍七月準噶爾傾衆犯北路靖邊大將軍傅爾丹禦賊失利公督兵襲擊烏魯木齊以分賊勢遂由巴里坤越木壘渡阿察分三路擊賊斬馘甚衆賊敗遁得 旨獎敘十年二月賊犯哈密遣將擊敗之又遣將軍石雲倬等赴南山口截其歸路而雲倬兵遲發一日賊得竄歸公劾雲倬治罪而大學士鄂爾泰劾公玩忽縱賊奪少保降三等侯尋召還以副將軍張廣泗護大將軍印廣泗劾公調度乖方遂落職交兵部拘禁論死

高宗登極之二年放歸田里構小圃於百花潭北時手一編吟嘯自適暇則與諸父老課農桑倘佯山水閒見者忘其為故大將軍也乾隆十三年金川酋長莎羅奔等叛經畧張廣泗訥親等征之無功　詔起公四川提督總統四路官兵駐黨壩其地逼臨賊險上有康八達為勒烏圍門戶其下曰跟雜公募健勇數千聲言攻康八達潛以銳卒趨跟雜出賊不意克碉卡四十有七斬殺無算遂進扼勒烏圍險口偽為運糧狀誘賊伏火器待之賊果出劫糧鎗礮齊發燔其眾先是金川聞
天子用公皆不信曰岳公死久矣至是大恐始知公果來十四年正月經畧大學士傅恆至軍誅姦人阿扣王秋等賊懼欲降

恐降而見誅負固未決而公初督川陝時勘金川爭界事甚公且奏給莎羅奔印信甚德之至是公請於經畧願輕騎入賊巢諭順逆問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傳呼直入壁苗衷甲持弓矢迎道左公目酋長故緩其轡掀髯笑曰爾等猶認我否耶皆驚曰果岳公也遂伏地羅拜爭先導入帳酋長手茶湯進公飲盡再索因宣布

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苗感泣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炙酉公宿帳中大鼾次日莎羅奔等隨公坐皮船出洞詣大軍降事聞

高宗大悅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公爵十四年入覲　賞紫

禁城騎馬每　召對日中乃出　賜御書額曰壯猷茂績並
御製七言詩以賜　命西洋近侍寫公像於南書房　賜公號
曰威信免西征應賠銀七十餘萬兩子涵滂均授侍衛十五年
西藏珠爾默特叛戕都統傅清等公會總督策楞討平之十七
年雜谷土司蒼旺搆逆公與策公以兵奪雜腦直擣賊巢擒蒼
旺誅之孽番懋服十九年墊江奸民陳昆作亂公力疾督剿薨
於資州年六十有九
天子震悼予祭葬　賜謚襄勤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襲罔替
命公弟鍾璜由廣西提督調四川代領其眾四十四年　御製
懷舊詩列入五功臣中尋入祀賢良祠當

世宗時公督川陝季父超龍提督湖廣弟鍾璜提督廣西子濬巡撫山東兄子含奇總鎮兗州一門列戟而公受　主知尤篤能以功名終性嚴毅每登壇將弁股栗部伍整肅無敢譁遇敵謀定後戰士卒疾苦必躬拊循以故人爭效命其忠誠出天性征青海至哈喇烏蘇水泉斷軍行一晝夜未得飲食公禱於天甘泉隨湧出一軍歡呼事聞　詔遣官致祭督川陝時成都人訛言公將謀反公疏聞

世宗諭曰數年來在朕前讒譖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匣而已甚有謂鍾琪係岳飛之後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荒謬至此極此次造言之人必非無因著巡撫黃炳等嚴察尋獲奸民

盧宗誅之妖人曾靜者靖州諸生也遣其徒張熙上書勸公反立擒以聞

上遣大臣雜治得靜與呂留良之徒嚴鴻逵往來謀逆并留良日記悖逆狀皆伏誅　詔褒公忠赤公尤擅知人鑑傅爾丹與公同為大將軍公過其帳見壁上刀槊森然傅曰此皆吾所素習者故懸以厲眾公笑頷之出語人曰為大將者不恃謀而恃勇亡無日矣已而傅果敗嘗選馬兵治大雄等三十六人為親軍後皆任封疆邀世職好吟詩所著曰蘿圃集螢吟集京師前門外有公遺第一區按奇門法布置居者每更動則災患立至猶想見偉人規畫云子七長濬由任子授同知遷口北道擢山

東布政使雍正六年巡撫山東調江西左遷光祿卿八年授福建按察使遷湖南布政使十二年擢廣東巡撫署兩廣總督調撫雲南　召還京授鴻臚少卿轉通政司參議先公卒六子霈舉人揀選知縣襲輕車都尉歷官六安西甯等營參將

鍾璜字呂瑞公叔父超龍子也超龍由把總累遷游擊雍正二年率口外鐵布等番有功擢河州副將遷天津鎮總兵擢湖廣提督十年薨鍾璜少從威信公效力雍正八年授藍翎侍衞命乾清門行走　賞戴花翎乾隆元年擢四川參將遷副將八年擢建甯鎮總兵調江西之南贛雲南之昭通十六年擢廣西提督十九年調任四川承威信公後也在川十餘年以九土司

會攻金川事。前後與總督開泰．阿爾泰等。調兵彈壓。并宣　諭
德威。各酋讋服。退還碉卡。并獻所掠人口。辦理皆稱　旨。三十
一年。薨於位。　優詔議䘏．　賜祭葬如例。謚莊恪。

嵇文敏公事畧　子文恭公璜

公諱曾筠字松友號禮齋江蘇長洲人本籍無錫系出晉侍中紹之後父永仁以生員游福建總督范忠貞公幕府耿精忠叛誘執范公脅永仁降不屈亦被執康熙十五年與范公同遇害

特旨贈國子監助敎從祀范公祠及京師昭忠祠母楊氏以哲

節建坊雍正八年　賜忠節流芳額乾隆二年　賜人倫坊表

額公由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督山西學政累遷中允侍講雍正元年入直南書房兼上書房行走擢左僉都御史署河南巡撫三月典河南鄉試六月遷兵部侍郎會河決中牟　詔公往督築尋奏漫口皆合龍向例

江南河廳每歲冬領帑購料備用公疏請豫省黃河兩岸工料
亦照此例庶險工不至遲悞下部議行又疏言沁黃交滙之姚
期營秦家廠一帶皆頂衝請於對面橫灘開引河一道俾水勢
順流由西北迴達東南再釘船幫大壩宜鑲建雁翅培護更於
大壩上下酌建挑水壩數座以減頂衝之勢　詔如所請又言
兩岸堤工在在危險北堤起滎澤縣訖山東曹縣界南堤亦起
滎澤縣訖江南碭山縣界臣與總河齊蘇勒勘明最險應修處
共十二萬三千七百九十六丈請動帑興工從之是年授河南
副總河駐武陟請設標下河兵王大臣議駁　特旨命再議乃
議撥河南撫標及河營兵弁隨工調用尋疏言鄭州大堤石家

橋迤東一帶大溜南趨應於迎溜處下埽簽樁復於埽灣處建壩一中牟之拉牌寨黃流逼射應下護岸埽加工鑲墊建挑水壩二其穆家樓堤工坐當頂處亦應下埽加鑲又陽武縣黃河北岸祥符縣珠水牛趙二處堤工近因南岸新長淤灘大溜北趨成頂衝勢應加鑲墊以資鞏固部議均如所請又言小丹河自辛勾川至河內縣淸化鎭水口二十餘里輝縣五閘安陽縣之萬金渠及恆河閘昔人建閘開渠引水灌田照官三民一之法原以通漕利民但日久弊生守口之夫違禁賣水致運河淺澀請嚴飭所司稽查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其盜賣者嚴治下部議行五年 命兼管山東黃河堤工尋遷吏部右侍

郎仍署副總河任六年擢兵部尚書轉吏部仍管副總河事七年授東河總督兼管運河八年夏　命署南河總督九年加太子太保十一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總督江南河道是年十一月

上念公父母之忠義節操雖已贈卹褒旌尚未膺一品封典

特旨予大學士應得封典以示優眷十二月丁母憂　詔曰大學士嵇曾筠之母楊氏撫孤守節教子成名前巳特賜旌表並給一品封典今疾終官署可加恩賜祭一壇賞銀千兩治喪河防關係重大嵇曾筠歷練老成著有成效其母壽登耄耋榮封極品在人子之顯揚巳極著在任守制予假三月回籍治喪其

子稚瑱亦賞假六月回籍襄事公尋籲請終制　溫詔尤之且曰稚曾銘本籍常州距淮安不遠明歲工程可就近往來協理十三年三月　命葬事畢後即赴工管理總河印務

高宗御極　特命總理浙江海塘工程乾隆元年兼浙江巡撫

命照李衛之例改爲浙江鹽政十月　陛見加太子太傅二年秋　詔以海塘工程就緒　召入閣公以痰疾奏請便道回籍調理　賜人葠一斤復　賜詩有句云此日黃扉資贊化昔年絳帳憶談經又云料想微痾應早復丹誠平格享遐齡十二月薨於里第遺疏入

上深傷悼贈少保加祭一壇諡文敏　賜祭葬如例公在官覘

國事如家事冒風雨寒暑走河干不遑食息其在東河也疏言
祥符縣南岸回回寨對面淤灘直出河心致河勢南趨幾逼省
城關係甚重應由北岸舊河身濬引河一道引溜直行俾成東
西之勢並於南岸建挑水垻逼流入引河又請於汲縣湯陰內
黃等處築草壩二十有六直隸大名縣張兒庄亦建草壩一首
尾接應以濟漕運又條奏河工六事一現存柳園宜勘明立界
飭河員廣種一印官河官均請令河臣撫臣會同保題陞調一
豫工向撥江南河兵千名不敷驅策請仍照千名之數於堡夫
內挑補足額一豫省大堤每二里設堡房一令堡夫居之修墊
水溝巡查鼠穴今臨河月堤請一律照辦一祥符縣堤長八十

坐止一管河縣丞請增主簿一開封下北河地方請增巡檢二一自武陟至虞城請照江南洪船例每汛造船五艘運料又言蘭陽縣管梁家蔡四水口一帶堤工河勢衝嚙請下埽加鑲并築月堤作重障又言祥符南岸程家寨等處應增築月堤其陳留縣七八九等堡大堤汛水直射堤根宜培築又言儀封北岸水勢衝急雷家寺灘崖刷成支河請將舊堤加厚接築土壩跨斷支河勿令掣溜侵堤其青龍岡一帶請乘勢開引河一道導水東行則大河之水自暢又言運河五廳額設長夫多寡不同請酌定以歸一律又奏開黃河北岸荆隆口引河計三千三百五十丈有奇其在南河也疏言高堰山盱石工最要請發帑增

修爲久遠計又言沭水源長性猛請於現在竹絡埽外建石工六百餘丈其沭河口則大加挑濬順其入海之路又言揚州府屬芒稻河工向係商人捐築多草率請歸官辦並設閘官司啓閉又言河設堡夫挑積土牛原資修補堤工之用請飭所司逐堡核查按月挑積其河兵於霜降後亦如法挑積各列入交代册以專責成又葦蕩營所產薪芻請立限備運交工濟用又奏揩築海口月堤及閘座又奏修淸江之龍汪閘並濬鳳陽廠引河利漕運其在浙江也疏言江海形勢南坍則北漲今東南兩塘根俱漲有護沙應建魚鱗石塘以期一勞永逸其海甯迤西翁家埠一帶柴草工程亦加鑲高厚又請於嚴州所屬之淯河

兩岸築石壩八十五丈以衛田廬又言樂清縣海堤缺坍宜修築又請撥省城義倉穀運溫台等屬平糶又條陳鹽政四事前後疏上皆議行蓋公治水累用引河殺險之法惟

上知公深所請無不立俞故勳能底績公薨後二年 詔入祀浙省賢良祠又 詔曰前任河臣靳輔齊蘇勒俱建有專祠嵇曾筠勞績可與媲美其一體祠祀以奬賢勞所著有防河奏議師善堂集第三子璜亦由河督大拜繼公武

璜字尚佐一字黼庭晚自號拙修生而嚴重寡言笑九歲讀禹貢恍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蓋下流宜通則水自順流而下長老咸驚異之曰此子他日必為名臣能宣汾洮而障大澤

者也雍正七年奉 特旨大臣子弟一體會試璜年裁二十以國子生登進士入翰林給假歸娶尋授編修南書房行走遷諭德乾隆元年文敏公由兩浙 內召入閣以病乞解任璜請假省親倍道奔馳爲馬傷血染裙襠到署未浹月文敏薨當是時文敏公年高病久一切公私事叢雜加庬中外頗有讕語非公到不能料簡帖然也六年服闋入都奏請停各省采買極言其病國病民病官諸弊又奏河東總督宜專其職守遇公事不必與兩省巡撫會奏庶免掣肘推諉之弊皆從之七年遷學士累擢副都御史工戶兩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十八年扈 駕木蘭甫進哨而江南黃水爲災高堰圯奉 命勘驗督修二十二年

授江南副總河疏言淮揚運河自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多一分入江之路即少一分歸海之水歸海路近歸江路遠宜開引河改曲爲直令趨海爲便又奏湖河源流分合設壩放淤諸務尤詳核　手敕報曰所奏甚合機宜經理下河一帶爾功不小也三十三年遷工部尚書調禮部仍直南書房二十四年以母疾陳情乞養許之先授總河時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早有此請

上諭曰爾父久任河工爾趨庭時見聞甚悉長淮一衣帶水儘可迎養不必在家侍奉也璜不得已赴任至是始得請孝養五載而太夫人薨三十一年服闋授禮部尚書旋授河東總督兼

兵部尚書治任後栽埽夫栽堤柳除墊崖貼坡諸弊偶巡河至商邱五堡命幫裹戧十丈眾不喻其意俄而節過白露河官皆慶安瀾酹神張飲公尚欲諧工親勘眾以公積勞咯血勸弗往公不可行至半途飛騎報大堤埂塌八丈幸有新鑲裹戧藉資保衛眾始嘆服公之深識遠慮也然亦有神助出意外者公每巡河輒先屬吏冒風雨或手持畚鍤以行一日宿廟中聞虞城工險馳往其時天甫曉雨雹交下趨視所下埽岌岌欲崩從者皆失色或遮勸勿行公立堤上厲聲叱曰埽去則我與俱去雨雹應聲息堤卒無恙又因防險宿河堤行館夜間訇礚聲撼臥榻皆動起視無他黎明報對岸河塌數十丈公所宿堤下忽漲

起沙灘如所塌數人以為神又勘驗曹縣三堡河河溜漸逼議下埽而未定某所公夜夢金甲神持劍指溜處曰吾張桓侯也速下埽吾與趙順平助汝驚起周視形勢如所指下之竟得安瀾乃奏建桓侯廟及順平侯廟於堤岸列祀典論者謂 聖朝百靈效順而要非公之精誠不能感格也四十四年以吏部尙書兼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拜文淵閣大學士教習庶吉士 賜居海淀又明年加太子太保上書房總師傅公歷事
兩朝垂七十年兩為山陝正主考一為乙未會試總裁其他殿試讀卷朝考閱卷及總裁三通四庫國史實錄諸館者不可勝

數

上亦眷公踰常格五十年舉行千叟宴命為漢大臣領班五十五年庚戌會試重赴瓊林賜詩矜寵公又與
上同庚八十生辰本在六月謂臣不敢先君擬改期於
萬壽後
上嘉其知禮代定八月十九日 遣侍衛明安為之稱觴 賜
御詩及上方珍玩金幣無算公慮盛滿難居累疏乞歸至再三
上念老成凋謝不忍其歸又憐其年力就衰 詔嵇璜高年入直遇風雪不妨遲至即不入直亦可先 賜紫禁城騎馬再
賜肩輿入殿公感泣且嘆曰 君父體恤老臣至於如此死有

餘榮矣自後不敢復作乞骸請然素性恭謹非其體有不適與大風雪仍徒步入朝如故也五十九年七月薨於位

天子駕幸熱河聞信震悼贈太子太師　賜謚文恭　命皇八子奠酒遣官護喪歸里海内榮之公待小人不惡而嚴與和珅同在政府一日以楮素乞書公尋召翰林數人者飲於堂童子請曰墨具矣公叱之曰屬有客安能作書客曰吾儕正樂觀公之用筆以爲法也遂對客書之甫及半童子覆其墨公起訴讓之客爲請乃已翼日謝和珅曰徒敗公佳紙蓋公本不願作書預誡童子覆墨而翰林數人者皆和珅門下士故使親見之言於和以爲信也其不憚委曲以全所守如此

方望溪侍郎事畧 兄舟

望溪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靈皋江南桐城人寄籍上元曾祖象乾廣西副使明末居江甯父仲舒字逸巢以遺逸名與黃岡杜濬杜岕同里錢澄之族祖文相唱和公生四歲父口授諸經嘗早起以雞聲隔霧命對即應曰龍氣成雲偶竊效爲詩父恐耗有用之心力止之遂絕意不復作家貧甚日嘗不再食兄舟爲講諸經注疏相與博究羣書更相勖以孝弟弟林早夭公以弟服未終過時不娶父母趣之時弟喪已七閱月矣公入室而畀瘕者旬餘族姻大駭乃勉成婚猶終身病之遊太學李文貞公見公文嘆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時公卿爭相汲引公

非先焉不往萬徵士斯同語公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諸家惟韓愈氏於道粗有明其餘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公輟古文之學壹意窮經自此始凡先儒解經之書公一一詳究乃知窮理之精未有如朱五子者也遂深嗜而力探焉姜西溟宸英王崑繩源嘗與公論行身祈嚮公曰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閒其庶幾乎康熙三十八年已卯領鄉試解額辛巳百川卒執喪過禮期猶不復寢父曰覲親有殺與父在爲母無別矣丙戌成進士未廷試聞母疾遽歸李文貞馳使留之不得夫人蔡氏卒熊尚書一瀟欲妻以女其子本公同年生也公語本曰某家法亡妻偕娣姒日夙興

精五飯酒漿奉卮匜二親左右貴家女能之乎本阼舌而止丁亥丁父憂公以母老疾酌禮經築室宅西偏奉母三年不入中門辛卯冬南山集禍作初宗人方孝標故翰林失職游滇中陷賊而歸怨望著滇游紀聞語多悖逆同邑編修戴名世著南山集多采其言姓而不名人遂以為公也集序復列公名會都御史趙公申喬疏劾南山集子遺錄有大逆語部擬名世極刑公牽連被逮下刑部獄及訊知語出孝標吏議以孝標已死乃取其五服宗人將行房誅之刑長繫公以待命公在獄著禮記析疑及喪禮或問金壇王編修澍聞入獄視公至則屏衣般礴誦經諏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諷曰君縱忘此地為圜土身負死

刑奈旁觀姍笑何爱書上同繫者皆惴懼公閱禮經自若或厭之投其書於地曰命在須臾矣公曰朝聞道夕死可也獄詞五上

聖祖矜疑李文貞亦力救之遂蒙　恩宥癸巳出獄隸漢軍

聖祖諭武英殿總管曰戴名世案內方苞學問天下莫不聞可　召入南書房遂　命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越日　命作黃鐘爲萬事根本論及賦一每奏　御

聖祖輒嘉賞曰此即翰林中老輩兼旬就之不能過也　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尋移蒙養齋編校樂律歷算書公與徐文定公承修樂律

上命與諸　皇子遊自誠親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時誠親王
爲監修官性嚴承事者多被譙呵公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爲王
子師公南面坐移王子坐東鄉始就講當是時李文貞在閣徐
文定爲總裁皆夙重公與聞機務公時以所見盡言相告多見
諸施行王寅充武英殿總裁癸卯
世宗以覃恩首免公旗籍
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時朱文端來定交
謂公曰子乃鄭公孫僑趙樂毅之流也公示以周官餘論十篇
之三文端持至上書房手錄之嘆爲當世異人又以周官析疑
春秋綱領二書示蔡文勤曰周情孔思不圖二千年後乃有如

親受其傳指者也甲辰以葬母假歸乙巳還朝 召見弱足不任行 命二內侍扶掖至養心殿顧視嗟歎久之有先帝持法朕原情汝老學當知此義之諭 賜芽茶二器 命仍充武英殿總裁庚戌 詔大臣各舉學行之士當朝問公公舉南昌裘纓歙余華瑞嘉善柯煜湻安方粲如應之秋疾作命諸子曰昔弟林疾革時余因異疾醫者令出避野寺致不獲視含殮死當袒右臂入棺以自罰辛卯授左中允遷侍講晉侍講學士時孫文定嘉淦方以刑部侍郎尹順天兼祭酒挺勁不爲果親王所容有客自朱邸來投公急奏令劾之即以公代公拒不可其人怵以禍公誓死辭不數日有劾孫公婪贓者遂下獄

公謂鄂文端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於是孫公
卒得免王亦不以是有加於公也癸丑擢內閣學士以足疾辭
詔許免趨直仍專司書局有大議即家上之尋教習庶吉士充
一統志總裁　命校訂春秋日講乙卯九月
高宗嗣位有意大用公時
天子大孝方欲追踐古禮行三年之喪　詔羣臣詳稽典禮王
大臣令禮部魏尚書廷珍偕公議魏公公石交也公因欲復古
人以次變除之制內外臣工各分等差為除服之期魏公上其
議大臣有不便者遂格不行魏公亦以此不安其位公時領武
英殿書局請於親王就直廬持服未再期不敢出所教習庶吉

士二十七日內齋宿館舍無敢飲酒食肉者他部院未嘗有也

公念受

三朝恩厚起罪廢洊列卿貳當以國士報乃疏陳田文鏡所定地丁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又言歲饑當令有司得擅發倉粟平糶勿拘存七糶三常制又言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共徵米十三萬六千七百石有奇康熙初改令折銀自田文鏡改徵本色既遠水次兼迫漕期運價且十倍民困不支請仍舊折徵於衛輝水次官爲採買三疏俱下部議行丙辰命再入南書房疏請凡遇水旱災五六月即以實報七月中旬即核定災傷分數并乏食人數上問災大者許動帑金修城浚隍暨葺倉廒

官署相度支河橋梁塘堰圩堤溝渠垣堡使任浚築惟老弱不
能任土功者乃計口授粟則爲數無多易周而可久詩　命選
四書文須示天下充三禮義疏副總裁又疏陳食貨豐耗之原
請禁燒酒禁種煙草飭佐貳官督民樹畜禁粟米出外洋令紳
士相度浚築水道丁巳遷禮部右侍郎仍以足疾辭　詔免隨
班趨走許數日一赴部平決大事公雖不常入部而時奉獨對
一切大除授大政事往往諮公多所密陳在廷頗側目公矣公
復疏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求
皇上勤心以察之依類以求之拔貫積久以磨礱之信賞必罰
以勸懲之其語尤關於主德隆替及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所

以然是年秋　命敎習庶吉士公督欲仿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爲三科而以通鑑通考大學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各以疑義試士朱文端及楊文定深然之卒以違衆難行而止至是仍欲發其端乃請定庶吉士館課及散館則例畧言本科館選三十有六人江浙江西湖廣數已三十餘僅六人耳豈志識才行之不若哉以聲律詞章多未習也請自後籍隸江浙江西湖廣福建者仍課以詩賦餘專治本經義疏及通鑑綱目所載政事之體要散館時試以所專課各二篇其兼通者亦許自著所長而不相強庶東南之士益留心於經濟之實用而河北五

路及遐方之士亦不至困於聲律之末語使天下知政事文學皆人臣所以自效而政事所關尤重疏下諸臣議格不行又疏言會議時九卿中有異議者宜並列上候　聖裁其詹事科道宜與九卿會議各抒己見得專達又請以湯公斌從祀孔廟熊公賜履郭公琇入祀賢良祠又請定孔氏家廟祀典補祀先聖前母施氏皆格於廷議初公在蒙養齋與河督高君共事旣而高違眾議開毛城埔舉朝爭之不能得臺省二臣竟以是下獄公言於徐文定文定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

上即日釋之公復具疏力陳河督之愎河督入對

上以疏示之大憾思傾公禮部薦一貲郎入曹履親王蒞部事

已許之矣。公以故事禮部必用甲乙科。不肯平署。王亦怒。會新拜泰安爲輔臣。召魏尚書廷珍爲總憲。忌者爭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爲也。以後有疏下九卿議。輒合口梗之。於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之。

上稍不直公。而部中又有挺身爲公難者。公自知孤立。以老病請解侍郎任。許之。仍以原銜食俸。教習庶吉士。已未充經史館總裁。衆以

上意未置公也。屬庶常散館。公請補後到者試。忌者劾之。謂公有所私。遂落職　命仍在三禮館修書。而編修吳紱者。公所卵翼以入書局也。至是盡竄改公之所述。力加排詆。聞者駭之。然

上終思公屢顧左右大臣言方苞惟天性過執自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吏部推祭酒上沈吟曰是官應使方苞爲之方稱職身無應者辛酉周官義疏成上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壬戌年七十有五以衰病求解書局賜侍講銜歸里杜門謝客江督尹文端三過門求見以疾辭又以先世未遷葬不遑家居寄食僧舍中葬乃返始建宗祠定祭禮作祠規祠禁設祭田以其餘周子姓窶艱及嫁娶喪葬之不能舉者明年就醫浙東作鴈蕩天姥之遊安徽布政使李公學裕未受篆屏騶從造門學使尹公會一徒步操几杖

造門皆執弟子禮公畏人疑詫乃掃墓繁昌避之己巳秋儀禮析疑成公以此經苦難讀註疏多膚淺七十以後每晨起必端坐誦經文積日夜思之凡十易稿乃就八月十八日卒壽八十有二時乾隆十四年也疾革數舉右手示子孫申祖讚之命從之公貌恬瘦身長面微有豆斑目光照人如電生平言動必準禮法事親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赴詔獄時母老疾多悸乃詭言奉召入都不得頃刻離逾年事解迎養京邸母夫人尚不知也所著喪禮或問足撥人心昏蔽士友感而服行者多終身遇父母兄弟忌日必廢食得任子恩授兄子道永誡子姪每遭期功喪必準古禮宿外寢居

家客至必令子弟添茶侍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肴示長幼之節母夫人尤嚴正嘗遘疾天子賜醫醫曰法當視面按脈乃復命母曰我雖老婦人也可使醫者面乎公曰君命也母閉目命搴帷顏變者久之既而曰聖恩良厚繼自今勿使吾疾更上聞矣公於辭受取與無所苟金陵王生以金贄介某姻求來學公卻以金賂某姻亡何王生卒因自出金如其數賻之不使某姻知也有富人乞題喪主饋重金緞拒之其自視常若下於恆人視隸圉臧獲愛親敬長一事一言之誤輒反躬自責愧不能行有以過規則誠心德之

與朋友責善亦甚嚴嘗面折人過多人所難愛自爲諸生即名
勤京師雖在難時王公皆嚴憚之遇宦達者必以吏疵民瘼政
教得失相責難而時引古賢大節相砥未嘗一及於私李文貞
以直撫入相公問自入 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文貞屈
指得五十餘人公曰前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其不足重明
矣願公更求其可重者時魏公廷珍在坐退而曰斯人吾未前
見無怪人多不樂聞其言也座師高廷尉初度公方爲諸生壽
以文引老泉上富鄭公書以術致高位而碌碌無所成爲譏觀
者大駭廷尉曰吾正欲諸公聞天下之正議也後進有請業者
公必問所治何經所得何說所學誰氏之文蓋有負盛名而舌

撟汗下不能對一詞者公楓愀然不樂公論學一以朱儒為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所尤致力者春秋三禮也論文嚴於義法非闗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茍作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寓焉讀其文知其篤於倫理有中心惻怛之誠蓋皆其宅心之質與人之忠隨所觸而流焉者也素不喜班史及柳文條舉所短而詆之人或以為過而公守其說彌篤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世以為知言所著有周官辨周官集註周官析疑春秋通論春秋直解禮記析疑喪禮或問儀禮

析疑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刪定管子荀子史記注補正離騷正義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及望溪文集行於世

兒舟字百川年六七歲讀左傳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袷衣中議其所由勝敗暇則之大澤與羣兒布勒左右為陣法時三藩逆亂比邑旱蝗憂之或廢寢食與弟望溪攻時文寄籍上元為諸生遂以文名天下北平王源邑子宋潛虛宿松朱書自負經世畧時就先生辨論先生嘿無言退謂望溪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性孤特而內行篤修服勤盡瘁父逸與嘗語人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子庶近之嘗東遊登萊觀滄海北過燕市韓文懿公見其制舉文歎曰此於三百年作者外

自成一家者也為序而行之遘疾歸自知不起卒之夕強言笑戒望溪奉二親就寢曰命盡矣恐記吾音容增悲惻也妻子環哭喻使退曰君子以齊終吾獨宜死弟手且曰吾兄弟當共葬一邱不得以妻祔先數日悉焚所論著僅廢師說一篇存文懿所文懿曰雖退之莫能尚也望溪治古文詁諸經皆先生發其端卒年三十有七祀鄉賢

余田生府丞事畧

余公名甸字田生福建福清人自為諸生即以名義為己任好而折人於善類操之尤切川此修飭之君子亦不樂與居其趨勢利者輒鬨聲相惡康熙丙戌成進士巡撫張清恪公開鼇峯書院延公主之每事咨焉郡守周某將登白簡以丁艱免疑公排己後公知江津縣周適為郡守欲下石焉公不為動攜一僕之任每早起坐堂皇民有投牒者據情事輕重即命之檄召所訴人不以屬吏片言立決遣訟為之簡惟日據案與諸生誦說文藝所徵賦即貯庫中纖毫不入私室守廉其質亦加敬焉時青海用兵年羹堯巡撫四川加正賦通私茶猶不足以餉戰士

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公不應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公不出使者譁公立坐堂皇命反接衆相視不敢動公憑怒乃共推曳伏之地撻六籤丞簿皆幽蹠爲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曰公何難棄一官但我民自今無恃怙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介衆索原文公曰還報大人我撫子附門待劾原文已附道付二三執友矣遠近驚駭匍月聲震京師讙曰此民所戴也斥之傷衆心不去百城玩令會行取遂以公應入爲吏部主事每事必親不假手胥吏出入封緘其室自佩鐍鑰時冢宰張公鵬翮久爲督撫入掌諸部號稱剛直少許渴

公右曾聰明辨察，吏不能欺。不惟官中無能異同，九卿廷議多取決焉。及公至，屢與齟齬，固植不移，每會議直前爭辨，盈廷愕然，終不能屈也。主選二年，權要富人子求速化者多爲所格。長官喜得公以有辭，而亦陰患其齮齕其議。公怒，求退甚力。吏胥大喜，私語求進者曰：少需之，此君將去，必可得也。公聞之，條列文書造部及已駁議而未奏者十餘事，曰：凡此皆作姦巧法，易爲所蒙，必上聞，吾乃去。長官許諾，乃探懷中出告歸牒。旋丁父艱，毀瘠，廬墓側不歸。集古今法書，作隸篆行草，徧考諸史，與知故盤旋，若將終焉。陳公滄洲嘗嘆並世無豪傑及趨死不顧利害之人，方望溪以公告，曰：斯人其次矣。其伉直大類吾

子及滄洲督河首薦公爲兗甯道清介勤事一如江津士民聞公至訟獄者爭赴焉幾奪廉使之枋久之廉使及巡撫有秕政亦赴愬於君君刺得其情反覆申列必得當乃止滄洲卒齊蘇勸繼之以工事劾公士民相隨聽勘者數千人齊公巡工至君所部父老結綵手炷香稽首於舫前請登岸受萬民瞻拜擁肩輿至廣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丈許齊呼還我余公吾民當萬世尸祝河督大驚慰諭之眾皆涕泣曰吾民愚非得實據不敢退河督許拜疏出失言眾乃散

世宗聞之立　召公入見退語執政曰朕又得一直臣矣擢山東按察使攜二僕買驢之官人競傳曰此三閭大夫也公以地

近聖人居宜崇禮教輕刑罰逾年入爲順天府丞公歷官皆盡
革陋規陳臬時憐囚徒不能自衣食酌取商人歲饋三之一以
資給之兼完囹圄修學宮書院聚教羣士委有司公用注籍爲
忌者所中解官出貲讞成回籍追補公歸築葭湄草堂著書其
中有觀風整俗使某摘其集唐詩爲怨望賴
上矜全獄白而公卒年七十有二公剛方清簡精於吏治仕宦
三十年屢起屢蹶直聲震天下其文章書法亦冠一時歿後所
歷官地父老聞君訃皆羣聚哭奠焉

李穆堂侍郎事畧　孫友棠

臨川李公生有異禀少時讀書日可二十本過目不忘以康熙四十八年進士入翰林自編修超五階爲庶子遷侍講學士典雲南浙江鄉試兩典武會試擢內閣學士兼副都御史充辛丑會試副考官榜發下第舉子擁邸舍喧鬧爲臺臣所劾罷官發永定河効力

世宗皇帝在潛邸雅知公雍正元年　召復職署吏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屢奉獨對謀大議時有密勿重臣禮絕百寮親王亦折節致敬而公平揖之重臣言公性剛愎難共事尋以兵部侍郎截漕天津稱　旨明年夏授廣西巡撫疏陳練兵事宜一先

定操地。次定操期。嚴賞罰。一廣西多山谷。背山而戰。宜用一字陣。山曲用三才陣。夾溪用雙龍陣。八面受敵用八門陣。四圍合攻用圓陣。亦曰風雷埽地陣。羊腸鳥道用連環陣。均演習如式一馬步兵各佩腰刀。然馬上步下。宜知用法。一土苗所用鳥鎗可及百五十步。惟礮足以制之。五子礮。施放尤便利。宜增製。得旨嘉勉。先是康熙五十三年。巡撫陳公元龍。奏請開捐。共捐穀百十七萬八千餘石。納捐時。每石折銀一兩一錢。發州縣買貯止給價三錢。不敷購買。率以價銀遞相交代。公抵任嚴催。尚欠四萬餘石。疏請寬限一月補足。免各州縣罪。

上以此項係陳元龍經手。命往廣西清理。嚴諭公毋許賠

徇。公請將院捐之布政使今任閩撫黃國材等質問。詔許諸臣將分肥實情供奏。免其科罪。並令國材赴質嗣審明督撫司道府廳共分銀八十二萬四千餘兩。勒限分償有差。諭嘉公公正而重臣心忌之作四巡撫論皆痛詆。以爲亂政之魁四巡撫者滇撫楊文定名時東撫陳文勤世倌川撫蔡尚書珽其一則公也。公署吏部時因議敘年羹堯子富等捐造營房事不肯從優爲羹堯所嫉。及奉命天津截漕估變米價盈餘銀五千兩。交守道桑成鼎貯庫。公赴廣西成鼎解原銀至。公因具疏送直隸巡撫李維鈞會奏維鈞匿不以聞。會羹堯入覲遂奏公巧取此項三年二月公據實陳明

上洞悉舞弊維鈞等誣揑傾陷狀　諭曰伊等蓄意如此爾若根基不牢則已墮其術中矣前項既經解粵西肸又了然明白可即酌充公用尋以讞獄失出經部駮公仍前議具題部臣改重　詔廷臣會議僉議應如公指是年奏改賓州鬱林州均爲直隸州賓轄上林來賓遷江武宣四縣鬱林轄北流博白陸川興業四縣下部議行又奏言猺獞頑梗劫案纍纍其修仁之十排臣已捕獲渠魁天河之三瞳發兵守隘斷其收穫投到者許免死爲首八人見俱投案　諭獎其辦理得宜擢直隸總督初蔡尚書珽薦已革知縣黃振國起知河南信陽州巡撫田文鏡劾振國貪劣不法公由廣西入京　陛見奏振國無罪文鏡所

劾之汪誠邵言綸均冤抑文鏡以公與振國爲同年生密劾公祖護公疏辯有　旨訓飭當是時
世宗方痛懲廟堂朋黨之習會蔡尚書得罪公會面奏蔡珽爲人巖詐則有之若貪婪不法事臣可保其必無忌公者因譖之目爲死黨而御史謝濟世疏劾文鏡亦及振國等
上以濟世所言振國言綸誠等事與從前李紱所奏一一脗合明係結黨傾陷宜嚴懲乃發濟世軍前效力　召公爲工部右侍郎忌者遂交章劾公矣五年署廣西巡撫韓良輔奏天河縣囚莫東旺係公批飭責追之犯遲延未發落致閩蠻糾衆劫去
詔公隻身往捕不許攜粵中一吏卒人皆危之及公至罪苗束

身自歸曰吾不可負李公也土司羅文剛嘗因設立塘汛事糾眾抗官至是爲州判程旦所額控 嚴旨責公撫粵時彌縫掩飾廿汝來時爲臬司亦因循不能整頓 命公與廿公赴廣西擒緝文剛會雲貴總督鄂爾泰公奏廣西泗城土司不法請飭巡撫提督懲治

上命韓良輔往雲南與鄂公面議並 命公同往公旋與鄂公面籌黔粵分界及泗城改流等事文剛尋緝獲而直隸總督宜兆熊等疏劾知府曾逢聖知縣王游虧空錢糧又劾知縣李先枝私派累民

上以逢聖游皆公所保薦先枝曾經公題陞知州必有私受請

託之處。 諭責公營私狀罔遂奪職。 命來京質問議政大臣等會議公罪凡二十一款。私受李先知請託。妄為保題罪一。與蔡珽固結黨援罪二。袒護黃振國邵言綸汪誠密奏被參冤抑。罪三。莫東旺一案、不早結。致劫獄。罪四。將不應送部引見之天津道桀前違 旨送部罪五。奉 旨建造天津營房任意遲延罪六。將不應離任之通永道高鑅等。題請離任另補罪七。妄薦廣西庸劣知縣柏宏智、罪八。所解慶豐司羊毛等項混行咨覆。罪九。奏帶之都司岳濬縱兵通礦賊。奉 旨詢問。並不認罪。罪十。土目王伺義等爭衆各案、不早訊結。罪十一。明知王游虧空不查參。反密奏為直隸第一賢員。勒後任出結交代罪十二。擅

增直隸兵米價罪十三順義靜海等四十五州縣虧空擅批豁抵罪十四妄奏會逢聖操守尚優罪十五收守道桑成鼎銀五千巡撫李維鈞銀千二百兩罪十六被參知縣姜恒修發審並不嚴究罪十七上年見田文鏡報豫省糧艘正月出境妄奏偶遇大水僥倖出境今年出境更早又稱誤聽人言罪十八與布政使張适面奉　諭旨回奏時俱外錯罪十九故出死囚楊四罪妄引減等罪二十不早除羅文剛反劾州判程旦浮躁罪二十一律應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時內外諸臣方以全力羅織公必欲置之死而

世宗知公深特惡其倔強欲痛有所摧折仍湔洗而復用之兩

次洪因　命縛公與蔡尚書同至西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
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對曰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宣
旨赦還仍置講室纂書上奉　特旨李紱學問尚好著免死在
八旗志書館效力行走免妻子財產入官七年冬謝濟世在阿
爾泰軍前供出昔年參田文鏡由李紱蔡珽授意
世宗大集廷臣　命公隨入跪階下　親詰責之
天顏甚厲聲震殿角近臣皆股栗公奏對如常無乞憐語尋廷
臣遵　旨訊公請交刑部治罪得　旨寬免十三年八月
高宗御極　召見曰
先帝固欲用爾也即授戶部侍郎管理三庫事乾隆元年奏請

增派翰詹科道磨勘試卷從之公揚休山立鬚眉偉然於古今事宜朝常國故口滔滔如決堤千人皆廢又絕少溫顏曼辭舉朝皆畏憚之然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為生平大欲之所存形迹嫌疑坦然不計辛丑會試用唐人通榜法名宿網羅殆盡至以此奪職公終不以為非會　詔舉鴻博公已薦六人矣東於例乃取夾袋中姓名廣託九卿有吳江王藻者倘無舉主逸門下士孫副憲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賢孫蹴謝允薦乃已語聞坐妄舉鐫二級補詹事明年春　命祭禹陵毋憂歸六年補光祿卿與試江南遷內閣學士得離晌之疾請告歸陛辭

上問有所欲陳否公以愼終如始對　賜詩寵行有尤喜臨辭闕嘉謨實啓予之句家居十年卒年七十有八公憂國如家勇於任事不以攙越爲嫌生平學道宗旨在先立乎其大者陸子之教也嘗因奏對謂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氏尊德性之見爲卓

上韙其言有中州巨公自附程朱語公曰陸氏之學誠高明然返之吾心多未安公曰君督倉場時邀寵進羨餘不知於心安否其人失色去公在九列時同朝者曰大將軍年羹堯曰太保隆科多曰桐城常熟二相國及督直隸治營田之役爲怡賢親王公皆無所附麗而卒困於田督幾死在獄中日讀書飽啖熟

眠故甘撫胡君期恆亦在繫嘆爲鐵漢刑部郎楊某欲試公於
押赴市曹時故問經史疑義公應答如流楊退語人曰李公眞
鐵胎人也公嘗言內省不疚生死不足動其心何況禍福又言
得力在二語處境則居易以俟命處事則行法以俟命生平博
聞強識下筆千言釋褐時安溪李相國光地許其與歐曾代興
新城王尙書士禎稱其有萬夫之稟論者謂公能蒐集江西諸
先正之長學術則文達文安經術則盱江博物則道原原父好
賢下士則兗公文章高處逼南豐次亦不失爲道園於命世之
志取荆公剛腸勁氣大類楊文節殆不出其鄉而奄有千古云
所著穆堂類稿續稿別稿春秋一是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

陽明學錄。皆行世、姓李氏。名紱。字巨來。號穆堂。孫友棠。乾隆十年進士。由編修改御史。晉給事中。遷鴻臚太僕少卿。通政司副使。擢光祿卿。除內閣學士。三十八年。授工部侍郎、典鄉試者再、分校順天鄉試。禮部試。督學福建浙江各一。會新昌舉人王錫侯妄作字貫。前載友棠古詩一。坐奪職。後以入京祝嘏。賞三品卿銜。嘉慶三年卒。

蔡文勤公事畧　子長澐

公諱世遠字聞之姓蔡氏世居漳浦之梁山學者稱梁村先生父璧以拔貢爲羅源教諭有學行張清恪公撫閩時延主鼇峯書院並招公入使院共訂先儒遺書公議論慷慨自爲諸生即以民物爲己任及從清恪遊吏疵民病言無不盡政行眾服而莫知其自公康熙辛巳臺灣蠢動公大會鄉人聯伍團練助官兵聲勢平生好善樂施與出於天性故人皆信嚮之舉己丑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選庶吉士授編修公故熟宋儒書既見文貞志益定以聖賢爲必可學假歸文貞出游楊立雪圖贈行謂吾道付也未幾丁父艱哀毀不勝喪癸巳冬服闋至京師新

令翰林科道在假者並休致而公之請假也未久居父喪或謂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讓未聞投牒以自申也時文貞承修　御纂性理精義薦公分校方望溪與焉始望溪與公相見於文貞邸舍文貞引公袂以屬望溪曰是吾聞所謂蔡聞之者也遂定交踰歲書成公造望溪謀所處望溪曰天果不廢子之學何患無周行坦步而出以編書復官去牒請一閒耳公遂固請於文貞以歸巡撫陳清端瓊復以鼇峯屬公公夙尚氣節敦孝弟好語經濟而一本於誠由是閩士慨然感興於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爲末也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嫠老疾月有餼鄉人化焉環所居三百餘家二十年無博戲者

邑令延至學宮講學環聽者極千百人會臺寇朱一貴爲亂游泉震動總督滿保討之公治鄉兵保境遺滿公書曰昔曹彬將破江南忽稱疾不視事誡諸將以破城日不妄殺一人與誡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虧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百餘其中豈無冤者今臺人特被脅爲盜耳願公入臺時晉曹彬之仁以免虜誡之悔臺灣平復遺書勸令選賢能興致化和兵民其新墾之地非按籍升科恐擾其樂生之計滿公皆從之人戴其惠

世宗嗣位特　召入都　命侍　皇子講讀由編修五轉至禮部右侍郎充經筵講官雍正七年

上以福建宜設觀風整俗使　詔公偕同籍京官會議合疏以漳泉風俗未醕於法宜設得　旨允行公侍　皇子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作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迹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當是時兼保傅之任者皆執政大臣事繁不得朝夕在側惟公在　上書房十年晨入夜歸無風雨之間公性淡泊所得祿賜半竭之族姻知舊妻子僅免寒飢敝衣粗食視窶人或甚焉士有志行及文藝之優必躬禮先焉知其賢則思隨地而開通之汲汲如有所負然望溪每以公事詣圓明園必宿公池館公薄暮歸輒相與步空林坐

石磯至昏暝或蓬夜中所諏度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類之邪正無一語及身家瑣事者其居外寢設一榻一帷望溪至則以讓之而自臥後夾室方夏秋蚊虻嘬膚竟夕不安枕而惟恐望溪之不淹留信宿也公與高安朱文端公同訂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雍正四年公列位九卿以侍 皇子故廷議多不與八年秋閩督高公其倬劾公長子長漢違例私給船照

上以原疏示公公疏言臣家屬八載在京長子長漢去冬來京會試現在京邸所給照係本年五月日期不知何人所爲但有臣官銜圖記非臣族姓即戚屬請 敕督撫察治部議以失察

族姓家人降二級調用 特命復故職而公疾已不可振矣公疾病 皇子使人問視
天子賜醫療詢公疾增減云何十二年正月八日薨年五十有二
上震悼賜白金五百兩治喪賻䘏如典禮給全葬 皇子親王郡王咸致賻賵賢公卿及廱庠之士重志節者無知與不知皆儳然若失其所倚十三年九月
高宗御極 諭曰原任侍郎蔡世遠學問素優自雍正元年在
內廷行走勤勞敬慎於經義文辭悉心講究多所裨益可加贈
禮部尚書致祭予諡文勤所著二希堂文集十五卷二希堂者

謂功業不敢望諸葛武侯。庶幾范希文。道德不敢望朱文公。庶幾眞希元也。

高宗在藩邸時。親爲製序。其畧曰。先生之文。溯源於六經。闡發周程朱張之理。而運以韓柳歐蘇之法度。所謂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者。吾於先生見之。抑又有說焉。先生之文。固足繼昌黎之蹤。而抗歐蘇矣。然先儒謂昌黎因文以見道。今先生敎人。必先之以格致誠正之功。天人危微之判。而後繼之以文。其自修固可知矣。吾謂先生體道以爲文。非僅因文以見道。請以質之先生。及天下後世以爲何如也。其推重有如此。

乾隆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稱爲聞之蔡先生詩曰先生長鼇峯陶淑學者衆本命訓吾曹風吟而月弄雖未頂懋勤八載寒暑共嘗云三不朽德功言並重立言亦豈易昌黎語堪誦氣乃欲其盛理乃欲其洞因以書諸紳未敢妄操縱德功吾何有言則企賡綜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用六十年二月　諭曰本月上丁釋奠禮成因念臨御六十年以來孜孜勤政悉由典學懋修所致回憶冲齡就傅時福敏啓蒙蔡世遠教以古文作法從此肆力學業益進當年久侍講帷敷陳啓沃福敏蔡世遠兩師傅之力爲多今朕年登八旬開五眷懷舊學允宜增秩三公原贈尚書蔡世遠可加贈太傅並賜祭一壇以示朕崇禮師儒至意乃命福建巡

撫卹家致祭公所訂古文雅正鑑峯學約朱子家禮輯要俱行世又性理精要歷代名臣言行錄合族家規漢魏六朝四唐詩各若干卷藏於家次子長澐由廩生保舉優行以知縣用累官兵部侍郎公之疾也澐不脫冠帶而養者五十日其婦吳氏刲股肉以進求愈公疾此其敎行於家之驗也三子觀瀾六子長洒孫本崇均 恩賜舉人瀾官至御史

張文敏公事畧

張公名照字得天號涇南江蘇華亭縣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五十四年入直南書房遷贊善侍講轉侍讀雍正元年充福建副考官遷左庶子三年晉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疏言　聖諭廣訓一書請頒行各州縣學俾童蒙誦讀府縣覆試時令背錄一條方許錄取從之四年典試雲南入年遷少詹事明年擢內閣學士奏言臣祖淇曾以田千畝爲義田贍族請官爲存案載入縣志不得擅賣擅買違者雖臣子孫亦以盜賣官田論疏入

上允所請立冊存案並　敕部旌獎以彰義舉尋擢刑部左侍

郎。署順天尹。十一年。授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奏請更正律例六條。下所司議行。以預修會典書成。得優敘。尋充文穎館總裁。十三年。貴州九股生苗不法。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分道進勦。

上以公爲撫定苗疆大臣。公抵黔。倡分地分兵之議。因施秉爲適中地。遂以其上爲上游。用滇黔兵。專屬元生。以其下爲下游。用楚粵兵。專屬芳。於是進勦之兵。紛紜撤換。元生芳欲將各村莊。盡劃上下界。文移爭辯。日久無功。八月。

高宗即位。命來京。以湖督張廣泗代。詔曰。從前經理苗疆。原係鄂爾泰獨任其事。後來逆苗煽動。張照在京時。見

皇考申飭鄂爾泰。遂以私意揣度。過甚其詞。彼時廷議新疆不可棄。張照亦預議。

皇考深以爲然。今張照以爲密奉棄置之。諭旨。轉告哈元生。殊屬乖謬。可諭張廣泗知之。嗣廣泗劾公立意阻撓。詔落職逮問。論死。特旨原之。命直武英殿修書。二年。授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再直南書房。四年夏。請終養。

上愍留之。五年。授刑部左侍郎。疏言律例刊行。尚須一年之久。請於舊例輕而新改重者。仍待頒到日遵行。不必駁改。其舊重新輕者。刑部即引新書改正。使一年內薄海內外。早被仁恩。特旨允行。六年。

上以朝會樂章句讀與樂音不相比合　敕莊親王及公攷定尋合疏言律呂正義一書編摩未備請重修正義後編與前書並垂萬世其　壇　廟　朝廷樂章應遵聖訓將新舊所定并朱子六經圖及明朱載堉樂書式考定宮商字譜備載於篇使律呂克諧神人和協從之七年擢刑部尚書管理樂部中允于振請攷定　文廟樂章上命公撰擬進呈頒發曲阜及各行省學宮八年　命補給登極詔內　恩蔭公直　內廷最久每奉　敕作書皆稱　旨後墜馬傷右臂幾折時方進呈落葉倡和詩遂用左手書楷渾厚蘊藉

上允嘉之九年十二月丁父憂。

上以公父集義方有訓教子成名。特諭於本籍 賜祭一壇。十年正月公奔喪行至江南徐州以哀毀成疾甍於旅次事聞

諭曰張照才品優長兼諳法律學問充裕詞藻清新侍直內廷勤慎素著前聞訃奔喪狀切諭其以禮節哀毋致毀瘠今聞在途溘逝悼惜實深可加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賜祭葬如例予謚文敏論者謂自明及今華亭兩文敏董公文采與公埒而勳業赧遜易名之典在公爲尤稱云後十有四年。

上因查閱蔣洲署中所藏字蹟見公昔在獄中所題白雲亭詩卷詞意怨望下 詔宣示以身後免其追論四十四年。

上念公性敏博學尤工書　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詩有云書有米之雄而無米之畧復有董之整而無董之弱羲之後一人舍照誰能若即今觀其蹟宛似成於昨精神貫注深非人所能學其見重如此四十七年　諭曰昨閱進呈一統志於國朝松江府人物祇載王頊齡鴻緒輩而不及張照意或因照曾因苗疆獲罪又獄中所題詩詞意感憤經朕宣示遂不錄其人耶從前張照獲罪因疑爲鄂爾泰傾陷其獄中詩大都指摘鄂爾泰者居多蓋鄂爾泰欲置彼於死地朕若聽信其言照豈獲生全彼不知朕非信讒之主而鄂爾泰又豈能讒照之人追後出之囹圄不數年洊擢尙書朕之終始成全原不以一眚相掩

何此次一統志轉佚其名耶張照雖不得謂醕儒然其文采風流實海內所共推公論具在瑕不掩瑜其將照出處事蹟併列焉大哉　王言足爲公定論矣

甘莊恪公事畧

康熙五十八年冬淶水縣知縣甘公以拘繫侍衛畢里克逮治部議褫公職奪畢里克俸

聖祖仁皇帝特詔畢里克革職公復原官於是海內皆頌

天子聖明而淶水令亦以此名聞天下公由縣令起家敭歷中外累官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爲時名臣乾隆四年七月薨於位

上聞震悼　命大臣往奠茶酒遣官經紀其喪賜白金千兩禮臣遵　旨給全葬　賜祭一次　賜諡曰莊恪朝野咸歎息焉

公諱汝來字耕道一字遜齋江西奉新人性清鯁強力裕經濟

才康熙五十二年進士由教習授淶水知縣時邑久旱公至而雨免民閒雜派銀六千餘兩以耗羨充之禁庄田無故增租易佃者有司例不答旗人公請於上官得以柳木棒示威豪强戢服畢里克者侍衛之調鷹差遣者也率拜唐阿及家人數十輩至淶擅据民舍民萬廷荷等被毆幾斃百姓赴愬於公畢里克等亦相率入縣堂責公勢洶湧公勃然怒曰令爲　天子撫百姓肯令君輩魚肉小民耶遂揮令看管置其家丁於獄牒大府以聞而其黨已以擅拘職官入告及吏兵刑三部會讞公詞氣不屈衆以强項令目之然非

聖祖如天之仁公禍必無振矣公自京還治所父老子弟爭奉

羊酒迎都人士作詩歌紀其事公名由是大起調補新安尋攝
雄縣事在新安賑災民割俸予寒諸生故事 乘輿至多藉供
億苛斂及拘民船守候公力禁之築白楊淀河堤溉田數千頃
在雄縣罷民間雜派銀貨奸吏於法凡三任邑令百姓爭欲得
公去則尸祝之
世宗御極擢吏部主事更以賢能薦受錫賚分校會試未幾
特擢廣西太平府自此凡四任不出廣西皆著才畧在郡禁絕
屬僚餽送誡流官勿科斂土司在左江巡道任定思明土州與
安南祿州地犬牙相錯者由按察使陞巡撫已入爲副都御史
又以土官岑映宸互相仇殺事乃往署撫臣篆與督撫二臣調

度策應映宸東身歸罪遂改土爲流先後擒莫東旺羅文剛等
皆兵不血刃其他修舉廢墜發奸摘伏不可勝舉旋註吏議罷
命在咸安宮行走踰年起霸昌道丁內艱給假在任守制未幾
調蘇松糧道擢廣東布政使平權量減市稅陳榷關藏匿則例
之弊請以沙坦地予民耕種而緩其陞科北上日庫存稅羨充
公銀二十餘萬兩公悉疏 聞纖毫無所取入爲禮部侍郎遣
讞獄大同時雍正十三年也
純皇帝登極毅然復行三年之喪未蒙
皇太后俞允下廷臣集議公昌言曰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
皇上法堯舜之道行周孔之禮宜將順其美以立萬世彝倫之

極或謂有妨朝祭大典公曰壇壝視事越紼以祭禮固有之何疑焉遂覆奏

允行其餘大典禮公皆多所贊襄擢兵部尚書充實錄及三禮館副總裁乾隆三年轉吏部仍兼本兵於武職議侍衛推用法於文員令雜職皆關白堂上官始行銓敘先是公爲文選司時洞悉僧道科歲弊京師號爲黑地獄至是始釐剔之四年與相梁乾淸宮兩宴典總裁會試

待旨晉宮銜以遴選賑濟人員晨入部署忽中疾薨年五十有六公服官二十年中遇摧折者蒙

聖主知旋即振拔受

三朝委任不衰公亦感激圖報强毅能任事肅吏治振文風一

時公明交頌凡稱公居官清正者猶嘖嘖曰此固最時令涑水之甘公也其丰裁如此公性篤孝父庭訓嚴承之以恭母徐下世不重茵貳味者九年所至多創義學修城堡於家則捐建祠廟指囷以助友喪尤留心文獻奏請以鄉先賢吳澄復祀學宮遇名儒故老後人必加存恤又嘗條奏廣東圍築沙坦事宜四則又言沿海船民採捕魚鰕用單桅船不能出海貿易請免其稅又閩粵貧民有用竹筏取魚者有於埠頭養鴨者不肖吏或按筏按埠私征稅銀請通行嚴禁皆從之蓋見義必爲其天性也歿之日囊無十金積至不能庀喪具

天子嘉公清節　特賻帑金　恩禮優渥則公之賢益可知矣

所著有遜齋詩文奏議全集聖諭廣訓疏義周禮節註賡續紀畧編輯律例欽諸書雍正丙午公撫廣西之年公父顯祖及公弟汝逢子禾同舉江西鄉試祖孫父子三世同科尤稱盛事爲昭代所罕見云